

台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

慕容美作品集

# 血 堡



上

台湾名家武侠小说精品大全

血  
堡  
上

(台湾)慕容美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新登字 115 号

## 血 堡

(台湾) 慕容美 著

责任编辑:李 然 李渔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1999 年 10 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32 印张 36

字数 250 千字:印数:1-5000

书号 ISBN7-80555-803-5/1.157

---

定价:(全书三集)68.80 元

本书版权授与本社在大陆地区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 严禁盗印

# 目 录

楔	子	.....	(1)
第 一	章	七星堡	..... (3)
第 二	章	塔牢	..... (19)
第 三	章	武林三奇	..... (36)
第 四	章	失之交臂	..... (74)
第 五	章	施师爷	..... (103)
第 六	章	虚虚实实	..... (154)
第 七	章	迷娘	..... (199)
第 八	章	两个蒙面人	..... (241)
第 九	章	鬼脸婆	..... (274)
第 十	章	结盟	..... (309)
第 十 一	章	一元剑法	..... (338)

第十二章	疯僧	(381)
第十三章	警束	(415)
第十四章	双凤黑符	(443)
第十五章	双套连环	(486)
第十六章	穿针引线	(526)
第十七章	计谋	(585)
第十八章	戏龙	(623)
第十九章	堡来怪客	(668)
第二十章	生生死死	(725)
第二十一章	伤心苦命人	(763)
第二十二章	魔戏魔	(796)
第二十三章	惊人之语	(841)
第二十四章	天下第一寺	(880)
第二十五章	潼关风云	(929)
第二十六章	百花教	(958)
第二十七章	万恶淫为首	(998)
第二十八章	奇人奇事	(1036)
第二十九章	不速之客	(1069)
第三十章	人生如梦	(1111)

## 楔 子

恍恍惚惚地，他发现他已信步走进了自己的书房，停身在一架古铜镜面之前。

他悠然地抬起头来，从古铜镜面上，他看到了他自己。

剑眉虎目，鼻似琼瑶，唇若涂朱……他似乎是第一次觉察到自己业已长大成人，他愉悦地笑了。他微笑着，轻啸着，极其快活地返身纵出书房。他惊异于自己身法的轻灵，仿佛在今天以前，就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脚不沾地的走过路一般。他轻快地穿过花厅，暖房，剑室，古玩斋，沿着曲折迂迥的走廊，跨越无数道月牙拱门，来到后花园中。

在后花园中的假山旁，一排紫桃树前的大师椅上，正并坐着一对容颜慈祥的中年夫妇。他扑上前去，一头倒在坐于右首的，那位中年妇人的怀中，亲昵地以脸颊磨擦着中年妇人的手背。

“怎么啦，孩子？你……今天？”

“妈，烈儿高兴极了。”

中年夫妇相顾莞尔。

就在这个时候，融融天伦之乐突然给冲破了。一个鬚年丫环披头散发地跃足奔入，嘴里狂喊着：“啊啊，不得了，火

……火，火！”

……

他猛吃一惊，醒了，又是一个梦。

火，火。

熊熊的烈火，惊惶的呼叫。

他狂奔，跌倒，晕厥……瓦砾，灰烬，流浪，饥饿……梦。

三年前，当他还只有十二岁的时候，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在一场无名大火之中，他仅以身免地失去了家，离开了故乡。那场惨变，给他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大火中一阵陌生的咒骂和叱喝之声。

之后，他就常被劳顿在梦中带返老家，而最后又给可怕的烈火赶回饥饿的现实。

## 第一章 七星堡

早春的朝阳，寒冷，金黄。

他，司徒烈，揉着惺松的睡眼，走出更棚。

他伸伸懒腰，塞好衣摆上外吐的破棉絮，然后将束腰的草绳抽抽紧。凭了数年来的流浪经验，他知道，这样做不但暖和得多，而且会有一种刚刚吃饱的感觉。最后，他仰脸吸进一口清气，振作地挺起胸膛，迎着阳光走去晌午时分，司徒烈来到一座巍峨的庄堡之前。

他感到眼前金星飞舞，腹如雷鸣。他舔着干燥欲裂的嘴唇，真想痛痛快快地吃喝一顿，……他饥饿得实在再也走不动了。

他朝庄堡内高耸的塔尖望了一眼，心想，那里面住着的，一定是一个大户人家，进去碰碰运气也好。司徒烈略为犹疑了一下，立即鼓起勇气走向堡前护河上的石桥，朝堡门走去。

堡门业已在望，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声暴吼：“小子，你瞎了眼？”

司徒烈吓了一跳，急忙转身一看，身后不知打什么时候起，已然悄没声息地一字排立着三个长相丑恶的狰狞汉子。

司徒烈仰脸怒声责问道：“你们凭什么出口伤人？”



当中那个脸上有着一道刀疤的汉子哈哈笑道：“小子胆倒不小，老子们骂了你又怎么样？”

司徒烈冷笑一声道：“欺侮小爷这一身破衣服么？”

那个有刀疤的汉子笑道：“是的又怎么样？”

司徒烈冷笑道：“那么你们是三条看门狗喽？”

三个汉子勃然大怒，有刀疤的那个更是起火，猛跨一步，闷声不响地，扬手便是一个耳光，司徒烈不及闪躲，耳鼓里轰地一声巨响，天旋地转，被打得滚五尺多远，方才忍痛爬起司徒烈感觉到嘴里又腥又咸，吐出一看，竟是一大口鲜血。

三个汉子放声大笑。

司徒烈怒火如焚，但他知道不是人家的对手，怒也徒然，骂更无益。他站定身躯，用手一指那个打他的刀疤汉子恨声道：“有疤的，你记住，等我长大了，只要我还找到这块地方，小爷不还你十个耳光，就不算是个人！”

三个汉子仍然大笑不已。

司徒烈转身欲走，堡门内突然踱出一个身穿青布长杖举止斯文的中年人，朝他一招手道：“你且慢走。”

司徒烈哼了一声，心想一个堡里出来的，还会有什么好货？但因为对方语气中并无恶意，自不便过分无礼，当下挺身大声道：“走不得么？”

那个长衫中年人且不接腔，一迳走向那三个长相丑恶的汉子，那三个汉子一见长衫中年人现身，笑声立敛，待得长衫中年人走近，三人一致肃容垂手，鸦雀无声。

长衫中年人朝地下司徒烈所吐的那口鲜血望了一眼，然

后向有刀疤的那个汉子冷冷地问道：“是你？”

有刀疤的那个汉子脸色一变，垂头低声道：“小的卤莽，望师爷见谅。”

那个被称为师爷的长衫中年人，冷笑一声道：“七星堡的规矩很严，却从没有向一个无拳无勇，年未弱冠的孩子逼过威风，今天由你破了例，如果传闻开去，这付担子谁担！”

三个汉子的脸色齐都大变。

长衫中年人冷笑数声，又转向司徒烈，朝司徒烈周身上打量了几眼，突然问道：“孩子，你饿了？”

司徒烈咬牙挺胸道：“我不饿。”

他想，我饿了又怎么样？难道我会用耳光换饭吃？

长衫中年人点点头，似乎已明白了司徒烈的心意，而对司徒烈的这份骨气极为赞许，他走上两步，拉起司徒烈的一只手，轻轻地拍打着，温和地说道：“孩子，你恨的是他们三个，假如由我来请你吃一顿，你有什么理由拒绝？”

司徒烈感动得低下了头。

长衫中年人嗷嗷嘴，道：“你们三个还不退下？”

三个汉子齐声说了声：“谢师爷恩典。”

说完，飘身而退，一步就是六七尺远。

司徒烈看得瞪眼结舌，心想：这三个家伙本领好大！

长衫中年人微微一笑，道：“你觉得很稀奇是不是？”

司徒烈发觉这位长衫中年人异常和蔼可亲，不禁仰脸天真地笑问道：“这是不是一般人所传说的武功？您老会不会？”

长衫中年人微笑道：“你以为我会不会？”

司徒烈笑道：“您老待人有礼，举止斯文，除了两眼出奇地有神外，就是您老说会，我也不一定相信呢。”

长衫中年人点点头道：“你对我有这种印象，我听了真是高兴。”

司徒烈忽然想起一件事，仰脸又问道，“您老贵姓，是不是这里的堡主？那三个人那么凶，怎么会怕您，他们喊你师爷是什么意思？”

长衫中年人拉起司徒烈的手，笑道：“我姓施……孩子，你问得太多了，我们走吧。”

堡内异常宽广，重门叠户，木竹成林，并不逊于他那在大火中毁去的家。那个姓施的长衫中年人，拉着他的手，曲曲折折地走了好几道门，方才把他送进一间厨房。厨房内炉灶成列，十几个围着油布短裙的男女厨师，正在奔上走下地忙碌不停。

油香扑鼻，只逗得司徒烈口水涌溢。

长衫中年人将司徒烈带到厨房一角的一间柴房内，柴房内仅有粗陋的一桌两椅，一个管事模样的矮胖男人跟了进来，向长衫中年人打了一躬，一旁静候吩咐。

长衫中年人向那人吩咐道：“弄几样好吃的给这位小相公送来，横竖堡主三二天内不会回来……唔，就是回来撞见了，他才这么点年纪，又不是道中人，也没甚要紧。”……假如他累了，就让他在这里歇一宿吧，明天上路，给他弄点干粮，……谁来查问，就说是我吩咐的好了。”

那个矮胖的男人，诺诺连声，状极恭谨。

长衫中年人吩咐完毕，俯身拍着司徒烈的肩头温和地说道“孩子，很对不起，我没有功夫陪你了，你在这里住一夜歇歇吧。没有事就睡觉，千万别到处乱跑……假如你能卖我一个面子，刚才堡门口的事，切记别和他人提起，顶好连进堡的事都不要告诉别人……我走了，再见。”

吃完饭，司徒烈感到一阵疲乏，便和衣倒在一堆乾柴上呼呼大睡，一觉醒来，天已大黑，他揉揉眼皮，籍着后窗透入的月色，看到桌上放着两只大碗和一副碗筷。一碗米饭一碗红烧肉——他老实不客气地吃了个精光。

因为白天已经睡足了觉，他的眼皮再也合不拢来。四下里静悄悄的，他的思潮开始不住地翻涌。他想得很多，从童年到现在……最后，他想到了这座神奇的古堡。

他想：这座古堡真是奇怪，里面不但有着很多房子和很多人，而且流行着一种和普通大户人家迥然不同的规矩和仪式，那三个汉子那么野蛮，那位师爷却又那般和善……从师爷的语气里，这里的堡主今天似乎不在堡中，那位堡主好像有着无上的威严，那三个丑恶的汉子那样怕那位师爷，那位师爷却又那样忌讳着堡主……师爷又叫他千万别乱跑，而且要他别向别人提及在堡中受到欺侮，甚至进入堡中的这回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叫他别乱跑，也许是怕他迷路，或者再碰上像先前那三个丑汉般的人物受欺侮。可是，他曾经到过堡中的这回事为什么要守秘密？”……司徒烈的好奇心大起，精神也越发旺盛起来。

他站起身，走近窗口，窗外是一片如茵草地。柔和的月色洒在草地上，那种迷蒙的翠绿，份外可爱。他想，在此更深人静之际，我到草地上散散步，总该不是什么罪过吧？

他轻轻推开窗门，爬上窗口，跃身跳下。

夜凉如水，他紧了紧身上的破棉袄，然后沿着草地负手闲踱起来。不知隔了多久，司徒烈突然闻到一阵阵扑鼻花香，他讶然睁眼搜索，原来他此刻已经踱到一座小楼下的花园之中。

他仰起头看，小楼上隐隐有灯光透出。他奇怪如此夜深，楼上人怎么还没有灭灯就寝。他又发觉，楼上的灯光似乎在作着有规律的晃动，好像在打什么暗号似的。司徒烈童心未泯，刹那间将那位姓施的师爷的告诫忘得一乾二净，悄悄隐身到一只花盆暗影中，眯起眼，注视着小楼上那支透过低垂的厚幔，微微晃动的灯光。

一会儿之后，奇象出现了，一条黑影像轻烟似地从对面墙头上横空射上小楼露台。噢，司徒烈震撼地暗讶道：那不是一个人么？人怎能一跳这么远而一点声音没有？还有，此人半夜三更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纵上小楼做什么？难道是梁上君子？”……噢不，司徒烈恍然了，那晃动的灯光有了答案了，是楼上人招他来的呢。那么，来者是堡中何人？楼上住的又是堡中何人？

小楼上，窗户微启，黑影一闪面人。

跟着，灯光一暗，万籁俱寂。

司徒烈失望地摇摇头，知道这个谜是无法解答的了。夜

深了，他感到很大的凉意，他想回到柴房……想到这里，司徒烈突然打了一个冷战，糟了，他已无法认出柴房的方向，四下里灰蒙蒙一片，柴房在哪里呢？

司徒烈正在仓惶四顾之际，突然间，又一异象出现。

东南角上，迷蒙挺峭的塔影之颠，蓦地亮出七只排列有如北斗之状的细小红火球，紧接着，一阵悠扬悦耳的钟声自塔尖传出，铛，铛，铛……共计七响。

夜空中，一阵得得的马蹄之声，自远而近。

小楼上，有人轻轻惊嘘一声，立即传出了衣物的蟋蟀声响，似甚慌乱，片刻之后，先前那条人楼的黑影，慌慌张张自楼窗口一跃而下，这一次，那条黑影没有横空腾射，下楼之后，眨眼不见，司徒烈推想，那人一定潜伏在他身边不远的附近。

就在这个时候，司徒烈眼前陡然大亮，四支松油火把由四个彪形大汉分两边相辅高举，中间走着一个人身材高大，浓眉，突睛，黑皮，麻脸，其丑如怪，凶若煞神的老人，五人正大踏步地向小楼走来。

司徒烈本能地一缩身躯，藏入花盆背后，同时，他看到五六步之外一只花盆的背后，也藏着一个人，那人白背影，像极了白天招待他酒食，自称施姓，被堡中人喊做师爷的长衫中年人。

司徒烈心头突地一震。

这时，四支松油火炬已经移至楼下，在司徒烈藏身之处约五步左右停下。司徒烈从花枝之间，窥见小楼楼窗此刻咯

呀一声而开，窗口上，一张极其俊俏的少妇面孔探首而出。只有司徒烈看得出，此刻那少妇脸上的一副惺松睡态是做作出来的，也许司徒烈是有心人，他更能看出，那少妇的眼神中，有着一一种心虚的惶恐。

老人哈哈一笑，两臂高举，摆出一个亲昵的姿态，少妇发出一声惊喜的尖叫，翩若离案之燕，飘然而下，不偏不倚，正好投入老人高举的双臂之中。

老人毫不避嫌，两臂顺势一搂，俯脸便是一个香吻。四个手执松油火炬的彪形大汉，木然地眼望虚空，视若无睹。

老人紧拥着少妇，吻了一阵，然后嘶哑地问道：“七娘，堡中这几天还安静否？”

少妇昵声道：“我整天呆在楼上，你问我，我又问谁？”

老人满意地乐乐一笑，举起少妇娇小的身躯，上身微挫，似欲腾身登楼。就在这一刹那，老人在侧顾之间，脸上神色骤然大变。

他缓缓将少妇重新放落，缓缓转过身来，面对着司徒烈藏身的花盆，沉声轻喝道：“花后是谁？出来让老夫瞧瞧！”

少妇尖叫一声，立即晕厥过去。

丑老人右手托定少妇，并未理会，两眼仍然虎视眈眈地注定司徒烈身前的花盆。

司徒烈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

他现在方始发觉，此堡实非善地，堡中人，上上下下，男男女女，没有一个没有一身惊人武功，尤其这位丑怪无比的堡主，更有一种令人嫌恶和不寒自慄的观感。这是司徒烈对

这座古堡的一般印象，暗地里，他怀疑堡中可能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绿错复杂的暗流……

事已至此，惧亦徒然。

他狠狠地一咬牙，立起身来，昂然自花盆后大步走出。

司徒烈一现身，丑老人的神色又是一变。他的眉头紧紧皱起，朝司徒烈周身上下看了又看，然后偏过脸去，向时上托着的少妇歉意地望了一眼，举起左手，在少妇身上拍了几把，少妇悠悠醒转。

少妇苏醒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睁开她那双秀美无与伦比的明眸，迅速四扫，当她看到眼前站着的，仅是个年才十四五岁，相貌虽然英俊非凡，衣着却破旧得如同小叫化的大孩子时，她深深地娇喘一声，重又无力地倒入丑老人怀中。

丑老人嘶哑地柔声低头问道：“怎么啦，你？”

少妇有气无力，不胜其娇慵地答道：“你说这多怕人？——深更半夜，七星堡中居然会有人潜伏在我的楼下，而我竟然浑未知觉，你说说看，这多怕人？”

丑老人哈哈大笑道：“武林中闻名丧胆的七星七娇，居然会被一个毛头小子唬成这副样子，如若传闻开去，岂非笑谈？”

少妇不依地撒娇道：“你又何当不是如临大敌！”

司徒烈挺立当地，不知如何是好。

丑老人扬起左手，朝司徒烈遥遥一按，司徒烈浑身实为一股强劲所袭，飘腾欲飞。丑老人扬起的左手往而一带，强劲立解，经过这番动作之后，丑老人而色稍霁，抬脸向司徒烈



冷然盘问道：“谁带你进堡的？”

司徒烈朗声道：“当然是贵堡中人。”

丑老人冷然地道：“那人是谁？”

司徒烈气不过丑老人那种咄咄逼人的气焰，便也冷冷地答道：“那人没有告诉我，所以我也无法告诉你，抱歉得很。”

司徒烈的倔强，颇令丑老人讶异，他又问道：“谁带你进堡的，老夫早晚查得出来。——现在老夫问你，那人为什么要带你进堡？”

司徒烈冷笑道：“还不是为了替贵堡遮羞。”

丑老人大惑道，“遮羞？本堡主在江湖上何羞之有？”

司徒烈道：“关于这个，您最好去问那位带我进堡之人。”

丑老人眉头紧皱，哼了一声道：“那你在深更半夜藏身在这座阁楼下的花圃中，所为何来？”

司徒烈道：“中夜赏月，信步所之，一时之间，因迷路至此，这大概总算不上是什么不赦之罪吧？”

丑老人逼问道：“见老夫进园，你为什么要躲起来？”

司徒烈坦然地道，“在下虽无意至此，然在贵堡主来说，此举当然不受欢迎，如能两相回避，岂不省去很多麻烦？”

丑老人沉吟了一下然后道：“你今年几岁？”

司徒烈道：“十五。”

丑老人不禁喃喃自语道：“从他应对上来看，此子分明是教养良好的书香世家之后，可是……他怎么弄成这副失魂落魄，形同叫化的模样呢？”……既然……我何不……唔……倒也是个难得的机会。”